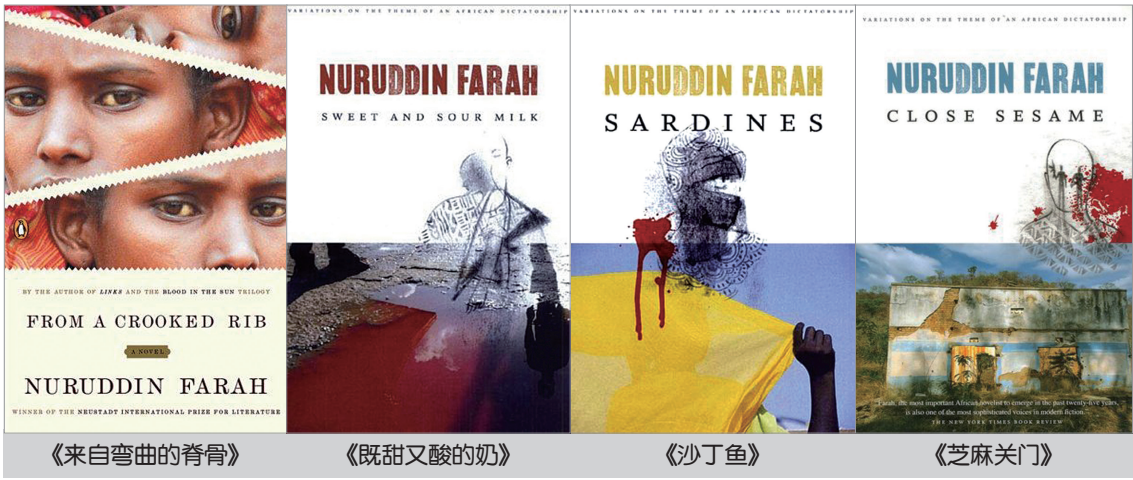


纳努丁·法拉赫:

野火之后总有蚁山屹立

□颜治强



索马里这个国家总是传来坏消息,战乱、海盗、干旱、饥荒。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个“举国流亡”的非洲之角却孕育了一个大文豪——纳努丁·法拉赫(Nuruddin Farah)。

要了解法拉赫,首先需要了解他的国家。索马里是非洲少有的具有统一语言的大民族,原来住的地方被笼统地称为索马里之地(Somaliland),覆盖今天的索马里、吉布提、埃塞俄比亚的奥加登和肯尼亚的东北省。不幸的是,1884年的《柏林协议》将其裂解,划归为分属三个列强的五块殖民地。1960年的独立是以中间的两块即英属索马里和意属索马里为基础实现的,其余的则遗留别国。由此造成了一个难以实现的民族之梦:建立五分归一的大索马里——国旗中央的五角星就是指的这个。法拉赫生于意属索马里,长于先后受英国和埃塞俄比亚控制的奥加登,复因战乱亡奔摩加迪沙。中学毕业后,他放弃了威斯康星大学,选择到印度的旁遮普大学学习哲学和文学。回国工作4年后,他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到英国读戏剧编导研究生。因为政治原因,法拉赫于1976年开始流亡,先后客居意大利、美国和西德,5年后回归非洲,辗转尼日利亚、冈比亚、苏丹、乌干达和南非写作和任教,守望无所立足的家園。

■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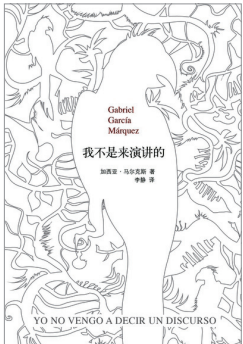
《我不是来演讲的》中文版首发

本报讯 日前,由新经典文化公司、南海出版公司策划出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书《我不是来演讲的》首发式在京举行。青年作家慕容雪村、《百年孤独》中文版译者范晔、评论家李承鹏、编剧史航以及哥伦比亚、古巴、西班牙驻华使馆相关人士等中外嘉宾齐聚北京塞万提斯学院,通过《我不是来演讲的》《百年孤独》等作品解读马尔克斯。

《我不是来演讲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2010年出版的最新作品,书中所收录的文章都是马尔克斯公开演讲的长篇,时间跨度从1944年到他17岁在锡帕基拉送别学长,到2007年面对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和西班牙国王。书名取自马尔克斯17岁首次登台演讲时所说的一句话“我不是来演讲的”。据出版方透露,该书中文版是全球第一个重要外语版,领先美、日、英、法、德等语种,在中国大陆率先出版。

如果说《百年孤独》让人感受到一段风云变幻的宏大历史和一个融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宗教典故等神秘因素的色彩斑斓、瑰丽诗意的想象世界。那么《我不是来演讲的》呈现给读者的则是马尔克斯的另一面——特立独行、仗义执言、激情四溢。马尔克斯在书中写道:“读这些讲稿,让我再一次发现,身为作家,我是如何一点点改变,一点点成长的。”慕容雪村称该书是马尔克斯的一部“个人成长史”。马尔克斯演讲中关于文学的讨论和作者人生轨迹等内容,使读者对马尔克斯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

新经典文化公司表示,此次发布会



同时还是《百年孤独》中文版销量突破100万册的庆祝会。今年5月,首次正式授权出版的《百年孤独》中文版上市以来,在半年时间内销售100万册,占据国内多家书城及网店图书销售排行榜的榜首,并连续3个月获得全国书店文学类图书排行榜第一名。译者范晔谈到《百年孤独》的经典性时说:“作为一个经典,它了不起的地方在于,有非常丰富的诠释空间,它给了读者一个几乎自足的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北京塞万提斯学院院长马,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总编辑陈明俊等参加了首发式。(王 杨)

译林出版社打造《魔戒》三部曲珍藏版

本报讯 由台湾译者朱学恒历经一年半时间重新修订后的《魔戒》(插图珍藏版)三部曲已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12月17日,借新书首发式之机,朱学恒也前往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等地与《魔戒》迷们见面。全国3000套限量编号版、50幅《魔戒》插画作者、电影效果大师艾伦·李的超炫插图,令《魔戒》一上市就受到奇幻爱好者的关注。

早在2001年,台湾联经出版社就出版过朱学恒翻译的《魔戒》,但此次推出的《魔戒》(插图珍藏版)并非简单的将繁体字转换成简体字,而是经过译者的精心修订。在译者朱学恒看来,一个作品的翻译本不该永远只局限在第一版,“因为人智有限,我从来不会天真地认为自己不会犯错,即使在翻译推出上市之后,我



还在不停地推出更新、纠正错误的勘误表,甚至推出更新的补充目录和说明等等。”

7年前,为了能呈现给读者一个更精致完美的《魔戒》译本,朱学恒拿出200万新台币(时约50万人民币),在台湾公开招募愿意协助的团队来整体重新校稿和编排《魔戒》的翻译版本。经过一番甄选,《精灵宝钻》台版译者邓嘉宛脱颖而出。她和朱学恒两人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字斟句酌,从原始精灵语语音到中外文化隔阂,对每段翻译都进行了审慎考虑和安排,才将近百万字的版本修订完成。此次译林出版社引进的版本是全新修订后的译本首次和中文读者见面。

实际上,新版《魔戒》的校订费用,正来自于朱学恒早年翻译《魔戒》的版税收入。因为翻译《魔戒》,朱学恒先后获得了

100多万美元的版税。这笔钱朱学恒全部用于回馈社会,他一直抱持的态度是:“翻译《魔戒》赚来的钱,希望能够用翻译的方式还给大家。”

朱学恒用所得版税收入成立了奇幻文化艺术基金会。其后该基金会陆续在国际书展中做展览,包场邀请奇幻迷参与奇幻电影的观影,举办巡回演讲普及奇幻知识,举办超过数千人参加的奇幻艺术奖等等……而朱学恒也将此次出版的《魔戒》三部曲所有版税收入全部捐出,继续用于推广奇幻文学。

为了让更多中文读者领略奇幻文学的魅力,朱学恒倾注了极大心血和激情。提起当初自己翻译的第一部奇幻作品《龙枪传奇》和改变了自己人生的《魔戒》,朱学恒说:“如果没有《龙枪》,我就不会投身到奇幻文学翻译这个领域;但是没有《魔戒》,也就不能让奇幻文学在华语世界根深蒂固。”

据悉,《龙枪传奇》和《龙枪编年史》也将于2012年初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王 杨)

■书讯

《苹果笔记本》中文简体出版

日前,英国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的小说《苹果笔记本》中文简体版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温特森1959年生于英格兰的曼彻斯特。自小由笃信宗教的夫妇收养。家中仅有的6本书之一的《亚瑟王之死》激发了温特森对书本和写作的渴望。温特森青年时代曾在殡仪馆、精神病院等地留宿打工,但仍以全A的成绩考进牛津大学英语系。1985年,她的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出版,获得惠特布莱德首作奖。她的代表作品《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写在身体上》《激情》等已经陆续出版中文版,受到读者喜爱。

《苹果笔记本》讲述了孤儿阿里被养父母收养,在禁止阅读、写作与爱的“垃圾之屋”长大。后来,阿里成了——一个作家,每晚坐在苹果笔记本前,给任何需要故事的人讲述故事:《神曲》中保罗和弗兰切西卡的爱情故事,《亚瑟王》中骑士兰斯洛特与皇后之间的爱情故事,或是郁金香来到荷兰的故事。这些故事重新讲述之后获得新的意义与生命。与此同时,阿里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已婚女子。她们在巴黎相识,在卡普里热恋,最终在伦敦分离。在《苹果笔记本》中个人的爱情与各种伟大的爱情,并存于虚拟的空间里,交织成一份动人的爱情宣言:爱比死更强大。(世 文)

《忆马勒：回忆录与书信集》中译本出版

今年是“马勒年”——奥地利杰出作曲家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逝世100周年。值此之际,由马勒妻子阿尔玛亲自叙述完成的《忆马勒:回忆录与书信集》中译本由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出版。

本书记载了阿尔玛与马勒相识相恋直至马勒去世的这10年间,作为指挥家、作曲家以及丈夫、父亲的马勒所经历的起伏人生,其中不乏马勒与阿尔玛之间的情感记录。阿尔玛用细节的描述,重现了马勒10年间的点点滴滴——他指挥时的亢奋、作曲时的专注、被质疑时的愤懑、失去爱女的悲痛、直至病床上的无奈、弥留时的渴望……正如阿尔玛在前言中所写:“多年前我写就了这本书,惟一和仅有的原因在于,没有人像我如此清楚地熟悉马勒,因为我不想把我记得的共同经历和重要的言论陷入遗忘。”(世 文)

■瞭望台

《回忆波德莱尔》：勾勒手捧“恶之花”的诗人

□曾靖皓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波德莱尔是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诗人。他作为世界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开创者,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被介绍进中国,在40年代的传播可谓盛极一时,翻译者、模仿者不胜枚举。解放后,他那充满“颓废派”腐朽气的诗歌显得与时代完全不协调,传播戛然而止。直到80年代中后期,由于本雅明的《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和《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得以翻译出版,波德莱尔和他的诗才又重回读者的视线。

比起本雅明高深难懂的文字,波德莱尔的好朋友泰奥菲尔·戈蒂耶所写的《回忆波德莱尔》要平易近人得多。泰奥菲尔·戈蒂耶是19世纪法国唯美主义文学的旗手之一、倡导“为艺术而艺术”观念的主将,开创了唯美主义批评的浪潮。作为波德莱尔生命后期的好友和他来往紧密,也获得了波德莱尔的极大尊重。诗集《恶之花》扉页上的题词就是波德莱尔赠给戈蒂耶的,波德莱尔不仅把戈蒂耶看做好友,更是看做长辈和导师。

这篇回忆录是戈蒂耶在波德莱尔死后不久写就的,应该说它承载了一个进入成熟期的波德莱尔最真实的一面,加之戈蒂耶妙笔生花,该文成为传记史上难得的佳作。

这部回忆录大致分为印象和作品评论两个部分。对于波德莱尔的形象,戈蒂耶的字句就像罗丹手里的雕刻刀一般,非常准确、细腻和生动地展示了波德莱尔的外貌特征。《恶之花》的诗句对准的是巴黎城市中最丑恶的一面,腐尸、毒虫、丑陋的穷人频频出现,它是如此的离经叛道,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波德莱尔是一个穿着奇装异服进出各种沙龙、对大麻成瘾的怪人。戈蒂耶精致地雕琢波德莱尔的形象,是想通过他的描述告诉人们,波德莱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绅士,他比谁都更痛恨那些出格的或不道德的举动。以丑为美、化丑为美是他开创的现代主义美学的一个通俗表达,他反对古典主义美学那种无功利的、纯粹的、普遍的美,他要在当下和瞬间去发现出自然,而这种美同样可以永恒。波德莱尔也不认为美丑绝对对立,自然是丑陋的,而美是超自然的、被赋予的,丑中同样有美,所以波德莱尔笔下腐烂的世界不过是美的另一种表达。波德莱尔的相貌、举止、言行就说明了他是在做一种严肃的美学探究,而不是故作叛逆状,挑战传统,哗众取宠。《恶之花》在当时并不受大众欢迎,倒是当局以不道德为由要求其删除部分篇章使它一下子畅销起来。戈蒂耶欲借自己之笔消除人们对诗人波德莱尔的误会,使大众用正确的态度来看待诗人的作品。

回忆录重点部分落在了对《恶之花》的风格和手法的分析及对波德莱尔其他散文作品的评论上。这是戈蒂耶最拿手的,他为我们展示了波德莱尔开创的诗歌通感理论和象征手法。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就像本雅明写的那样,波德莱尔是一个捉摸不定、变化无常的人,在他一生中,无论在美学观念还是在政治理念上都不是死守过去。他曾经和戈蒂耶一样,狂热过唯美主义,也高喊过“为艺术而艺术”,但是波德莱尔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想法,全力投入到艺术“现代性”的阐释中,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在美学观念上,戈蒂耶和波德莱尔有着巨大区别,他无法全部接受这种全新的理论,所以尽管他给予了波德莱尔的作品很全面的分析和难得的美誉,可很多时候他却无法触及到波德莱尔的真意。当然,直到今天,波德莱尔和他的作品仍然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很难有什么定论可言,要求戈蒂耶在短短几十页的回忆录中尽善尽美是不可能的,他的回忆应该说是一把进入诗人世界不可多得的钥匙。

